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願學集卷五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錫寶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_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_臣王時發

欽定四庫全書

願學集卷五上

明 鄒元標 撰

記

聖像記

太和郭使君相奎督學蜀中寄余聖像一幅余肅將刻
於邑學宮蓋余見名家子湯析離披說以眇論卒莫能
化長老乃懸其祖父像於庭南面臨之其人潛然淚下

愴然悔悟卒為善士今之學宮經義造士冀得醇儒闡明聖真乃視為青紫榮祿之資既得志若刻水鏤脂無當於用聖訓謂何意欲使學者仰止而興思也夫孝子慈孫觀先世遺容必思其啓處思其操存求無忝箕裘洋洋茲像如在其上讀其書淑其教當何如無愧聖門矩矱聖門矩矱莫先於仁夫子自名曰為之不厭不厭者仁也仁自孝弟始孟氏以孝弟括堯舜之道決機在為不為之間人患不為爾為也而良心發越火燃泉達

誰得而禦之幼讀贊聖諸詞有以聖為天縱者我非生而知之之說偽乎有謂生民未有者祖述堯舜之說誣乎有以聖為絕德者聖人可學而至之說非乎心竊疑之長聞大人之學至江漢秋陽之喻以為此足貌聖萬一近窺聖道本無染也何所於濯本無污也何待於潔渾然無跡未始有潔白之見也夫子自名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空空如也憤故樂樂故空空此聖功喫緊後人以為謙辭誣矣聖門得其宗者惟顏子仰鑽瞻忽

亦既竭才卒嘆曰從之未由學至於未由是豈以形像
窺聖奧者哉故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又曰回也庶乎
屢空是謂見孔於卓學者從斯體究羹牆如見不然即
起夫子同堂比室其室則邇其人則遠

文江證道記

戊寅予寓貴陽有郁丞父過會稽曰令宜興吳公子同
藉一言為吾兒地予謝曰流人為世忌諱不佞敢愛言
請益堅不得已肅一書往亡何得公報意直而壯脉世

間巧宦陰陽其辭色者天壤予自遭貶後書可傳者公
與南海王唯吾氏二人王名學曾官侍御光祿兩以諫
罷予心嚴二君異衆人言不足知人哉予起家公適起
調豐城往返江上得接公教公儀度豐碩望之知為鉅
人言間鑿鑿先民風度雖在簿書中神超遠古往來論
心者吾師廬山先生吾友定宇先生二先生器公甚遠
以治行召入為御史一巡而歸卧陽羨山中者十餘年
邇奉詔起家予私心安得借公為西江福利無幾何果

得公予聞公至玉峽以小漁舫迓公江上坐談甚具姑
記其大者公曰羅旴江作官皂隸亦講學余曰此公精
神無處不到又曰聞旴江庫不鑄官錢無紀任其散漫
予曰此傳者過此老作郡縣作兩司所至民綰結如慈
父子嘗見海內諸公為政赤身無世間相者此公一人新建
後發揮良知不落邊見者亦此公一人世無知其學
路故妄傳人耳此天人師也安可測量公曰然但今學
之流弊認欲為理以情為性以防檢為桎梏以禮法為

戲場滔滔江河莫知底止所以語悟者害人不淺若不重修無有是處予稽首曰公言誠末世津梁中流砥柱學誠當重修盤桓數日將別予告公曰後會難期敢愛一言昨公語修悟雙提世不可無此言若在公自度再當有請公愕然曰何居予曰公行履篤實慥慥皜皜若終日如此教人自有升堂者世間伶俐漢望鞭影者不少夫天地間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我自信我耳聰目明手持足行心思睿知更有何事自墮地來何物不備無

故提一悟字已屬謎語又提一修字亦屬疑情夫道不可造作也強造作之不可修持也強修持之世間有造作有修持者即屬形象有形象即有生滅凡人之審音也必調絃之緩急而後音平能知無音之音琴可置又奚調之有夫以調停之術為究竟實際則予不敢敢布腹心同里俞定所公同年同盟幸出此證之鄒生言有當萬一否姑為記以俟異日

太平府重修儒學記

高皇帝廓清乾坤功冠隆古實肇基太平郡郡錢穀甲
兵疆域形勢差殺各郡然風氣淳龐聖善首及擬之漢
事則三輔股肱之邑云郡故有學叛自青田劉公制頗
稱善嗣鑿池通橋地氣宣洩規畫加隆而歲久不無少
圯刺史陳公以名給諫出守是邦下車謁廟眺諸形勢
慨然思復其舊苦力不支久之得窖中金若干公斥之
治城城完迺以羨更治黉宮實池夷窪隆左伏右後廓
前舒廟廡翼翼齋閣巍巍邦人士詠斯遊斯歌曰我陳

公力也公欲詔諸人士以余固陋夙嘗究心儒先糟粕
乃遣教官劉廷綬謁記於予予惟孔子至聖憲章文武
從周之訓何媿媿言之不置蓋忠賢無用周家道法最
為詳盛故聖而孔子亦不能舍周他適余輩生當盛世
涵育聖化最久太平且為聖祖興王之都余何庸援引
古誼樹眇論以相高哉嘗思我聖祖當戢戈橐矢之後
即以六諭訓民曰孝曰敬曰睦曰訓後曰安業曰無為
非大哉皇謨與往聖達德九經三物之旨相為彪炳即

詩書所稱何如焉雖然達道有五行之者一也聖諭淵
涵鬱而未發至肅皇始闡敬一之訓揭之學宮實與六
諭相表裏蓋謂人心馳蕩六飛難馭敬則定定則一一
則遇親自孝遇長自敬遇鄰自睦而訓後安業無為非
一以貫之若網在綱珠在繩咸有條理非一一強而致
之也道化漸摩碩儒輩出河東主復性新會尚自然新
建以致良知為的而餘干則一於居敬窮理雖入門頓
漸不同要以味尋道腴上無負列聖菁莪之化遠可邇

六經語孟之傳則一今諸賢並列兩廡元標嘗恭誦今
上從祀之詔曰操修經濟皆是實學夫非示人以為學
之的耶而世之學者尚操履眎性命為幻妄譚性命鄙
倫常為贅疣家持堅白若聚訟然不相下不知聖人之
道如天如地無物不有亦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顧動
於意則昏耳若規規彼為得此為失安知偽得之中不
有真失乎彼為是此為非安知偽是之中不有真非乎
諸士絃誦其中宜思祖宗六諭之訓敬一之旨先儒未

墜之緒一稟自然無動於意尊大明學術以翼我國家
鴻龐景祚於億萬斯年豈不休哉郡舊為太平路我朝
乃更置府宋儒云教人致却太平後某亦願為太平民諸
人士顧名思義得無意是乎若曰吾言無甚高論而弁
髦之是孔不必從周而憲章為虛語也登孔之堂倍孔
之訓是曰異學異學有高皇憲令在則吾豈敢陳公名
壁莆田人丁丑進士政追循良茲學政其大者

弋陽縣新建文廟并修儒學記

弋陽在西江故綰閩越之交圭峰攢蹙溪水回環苞靈
挺秀代有奇碩蓋居然文明勝區也邑學自嘉靖戊子
重修久且弗飭今上戊戌夏文廟忽頽諸學博屢請當
事者不得會司理江陵陳公以署篆至顧瞻廟宇鞠為
茂草不勝咨嗟乃召學博洎諸生熟籌之而終以詘於
力苦父老為過計會公并署郡篆廉郡藏羨金若干乃
意授諸生諸生請於守道汪公中丞夏公直指馮公僉
報曰可公遂領其事費不足則益以俸及醵金為役凡

五月而文廟告成事諸堂廡齋舍敗者易舊者飭巍巍
栽栽民悅子來士歌棧樸盛矣予嫺友胡君表以孝廉署
邑教事及訓導朱君某諸生某等書抵鄒子曰表不敏
無能以家學陶鎔多士賴我陳公以教以式澤宮且用
是聿新諸青衿荷公德不敢忘願子大夫記之予竊聞
古者建學不但導士以詩書六藝絃歌洗爵俯仰之容
祭祀鄉射養老之禮即政刑於是焉出蓋民有兩造咸
於斯質成詩曰在泮獻囚正此之謂公典司肺石而先

德禮其亦有取於古人明刑弼教之餘意耶公可謂達
治本矣記曰刑者成也謂一成不可變又欲以成人德
達人才之謂也成周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曰六
德六行六藝故當時免置武夫足為王國腹心何其都
也我朝造士一倣成周懿範雖取士以言德行道藝之
彬彬史冊無論海宇即弋之先輩可覩記已蓋弋之先
賢名碩淳深渾厚行即言言即行學即政政即學兢兢
一稟先民矩矱不敢越尺寸迺今時士所稱茂穎者洸

洋變幻薄先聖之道為無當跳而越經常之外彼自詫
以為神奇使孟夫子而在其所謂詖淫邪遁生心害政
者不知何如或者謂為異教所亂徐取其言繹之彼教
家所不載大都從剽竊餽飭而入故處不足以繕性出
不足以致用所學謂何良足慨矣居今之時公私告匱
所至焦沸憂時之士不勝發恤予竊謂此不足憂惟士
習龐襍文詞刺繆亂吾夫子之道政足憂耳夫吾夫子
之道如日中天庸德庸言無他奇也愚夫愚婦知能即

察乎天地赤子不慮不學即美大聖神知為入門止為實地信之則不隔纖毫意之即相阻闕今之學以識為知者有矣而晰於止之意者則寥寥焉陳公鼎諸士者得無有惕於是乎宮牆荒蕪守土者之責今廟貌蔚然聖道猶然榛塞縱其浸淫異說而莫之隄防則誰之咎乎書曰庶頑諂說若不在是撻記恐後不在是者騁異奇亂常典之謂即曰諂說古之人教專用嚴無非欲人並生並育而近以一切苟簡為務即士浸諂說上下相

蒙恬不為異提吾道之正衡納諸士於皇路則胡君司
教者之責也其尚強勉率先諸士迪乃典常順乃天則實
體愚夫愚婦知能何以察乎天地赤子不學不慮何以
即美大聖神優焉游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所謂大人之
學一旦恍然萬物備我質千聖而不怍俟千禩而不惑
庶幾無負公德意元標雖伏山澤乎夙仰三十二峯名
勝欲覽葛溪餘風而諸士濟濟恂恂有能明先聖之道無
愧文節後進者豈獨弋人士之幸亦斯世斯道之福也

哉用記以俟

南康星子縣新建儒學記

星子故有學而近於市不稱朝廷尊師養士至意刺史
閩中田公下車痛之乃捐俸謀更茲地學使汝虞朱公
聞而助洞租相其成廟堂齋閣聿然一新刺史日倡諸
士詠歌其中呼諸士曰士來夫自新建以擒濠功拂拭
茲土元勲詎不爛然宇宙哉顧其以良知樹旌爾鄉士
浸溺而不自覺斯不可無辨元晦山斗大儒包羅六經

搜別百氏世稟承如著龜王氏一切弁髦之是操戈入室也且知行兩者譬之兩輪闕一則較不運端端曰知是較可無兩輪也言甚辨諸士子鐫布之余適赴南曹公觴余開先寺理前說余質於公曰公以學者遵王離朱之患哉顧世遵王者內鞭揣摩外緣見聞詰以良知真宰茫然罔措彼所以學者非其真也使志而真誠一稟良知不變晦翁復起當為揖讓而世亦且賴之公是余言余別登舟去邑令吳君某仰贊公志力任其事率

諸博士某諸生某儼然具衣冠謁余為記余少有志斯道今跛蹙不能跬步其何以詔諸生終公衛道盛心第余觀今之志道者家珍素見人健私聞見聞不能協一者羣起攻之彼曰此異端此曰彼異端不知聖人之道廓然大公此是乎彼非乎果且有是非乎聖人之道無是也孟氏欲正人心曰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非有言息之放之距之之謂也在明先聖之道故直指其要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夫大人巍巍蕩蕩人望而震焉

而赤子之心盡之蓋赤子之心無思無為盎然天機不
事雕琢順此者為大人為聖人存此者為君子為賢人
悖此者則其違禽獸不遠程子曰人須是識其真心赤
子之心真心也學有得於真心千派萬條若百川赴壑
惡乎同惡乎不同苟未明真心欲起而息之以言止言
譬抱薪止火亡益耳嗟乎真心豈外爍我哉一覺有餘
師焉諸士勉之無負刺史公猷念刺史性淳實而行端
確惓惓學校可謂急先務者昔田公錫出守睦州下車

建先聖祠興學造士請頒國學羣籍給諸生有詔褒答
史載以為美談公豈其苗裔耶何政相類也

星子縣新遷儒學記

星子學故修於萬厯庚寅時方落成予以赴南比部舟
至田刺史率諸生請記去今廿餘年矣先是測景者謂
基弗宜諸生屢以聞當事者當事慮役重非得其人
不可遲回久之會楚王侯至諸生復申前請侯曰砥礪德
材諸生事也薪樵之責寔在司牧者昔文翁何如人乎

而不佞敢自菲薄遂身其事相地得余家嶺源自廬阜蜿蜒而入前挹麗州後枕五老皇祠郡庠峙於左右二水瀲灩匯入泮池由巽折而西崇塔巨浸適當其前居然一奇觀也地故屬余太史舊宅後為陶司寇別業而余聞盛舉遂舉以易舊址議成侯以聞郡大夫費公力贊其成而守道葛公屺瞻遂捐二百金為倡工始於癸丑冬至乙卯冬告成事自樂助外悉公捐俸并贖鍰為殿堂齋廡煥然一新諸生來遊來詠曰匪我師侯不及

此則復相率遣子門人但孟皋等請記予憶昔記斯學
時田刺史剝剝新建甚酷而予以大人不失赤子一語
發之是時謂足以闡聖蘊萬一近年老矣而覺不失之
義未盡詳也夫不思不慮特為指其天然之妙然長而
情識叅焉亦可語不失乎孟氏指四端在擴而充之始
足以保四海擴充者毫無情識之謂也故曰天地變化
草木蕃不然其不流為狂誕無忌者不少此不可為訓
而矧曰治天下國家夫金出於沙經幾爐冶始為精金

玉出於璞經幾雕琢始為良玉吾人真心經幾動忍始
現全體指赤子發端則可而謂足以盡大人全體則世有
指一勺一沫以為全潮者不少此不可不繹也茲地為
周朱王三先生過化地予每入其境渾厚純一之氣炯
然心目故家遺俗衣冠在望西江求古之道茲郡其選
矣諸生之志於道本自天性而矧又有名賢醞釀之者
既深且久夫世每以科名多寡為盛衰此倒見也胡不
觀俎豆兩廡豈盡由科名起者倘有能植身繕性明吾

夫子性與天道合一之旨文藝迺其餘耳豫章方藉以
為重奚論一邑登斯堂者開千古之目庶不負葛使君
費太守及令公德意始知予所告語者今昔無二意不
知有當否令公自幼服古有鄉行起而服今官度田興
廢追古循良難更僕數茲學政其大者湖廣麻城人

新復鞏昌府隴西縣儒學記

南安郡邑學初者三百餘年會劉觀察卑舊制湫隘乃
更萬壽寺與塏者時急於趨事郡獄蔽前鼓樓踞右不

暇深計以故自移學來無論科名寥寥即辟薦者不竟用郡邑紳衿俱以為請先是聞於直指林公公欲從諸士紳請而瀕行會安成周觀察至林公曰吾有念而時不暇及易獄與鼓樓以新學使君責也亡何直指吉公又臨諸生如前請吉公又以屬觀察觀察與諸郡邑守相昕夕卜度獄可移而鼓樓事重難遽議一日率諸屬雩於故學宮改為萬壽寺者址故吉登高而望諸峯叅差而稍易向則羣峰聳秀意罔決聞西安曾元卿者諳

形家言檄而致幕下卜舊學果吉啻易其向前挹榦林
珠聯星燦渭水漳流並滙襟裾諸人士咸謂地靈昔閔
而今開豈天以相其成乎觀察於是命官庀材鳩工以
院道及部堂諸所捐助者為倡而復蠲俸襄其成工始
於萬厯年月中為聖殿左府學右為縣學言言翼翼宮
牆數仞諸生來遊歌棧樸薪爇者踵相接也觀察以事
不可無記乃致書以屬友人鄒子鄒子曰夫今以科名
多寡概學盛衰者非也十室之邑有一士昂昂顒顒不

可謂非盛而世之巍科膺仕聯袂接踵為世指名者亦可謂盛乎予聞古聖神繼天立極不但後學著蔡即千聖亦且上師之蓋宓犧是已夫非茲郡邑所鍾靈耶其精蘊洩於圖畫先儒曰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予懸於齋閣者數十年餘以求所謂精蘊者一言且不可得矧曰終日蓋以象求之不得以畫求之不得以奇偶求之不得至以奇偶間求不得一日思聖人仰觀俯察後又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通聖明之德類萬物之情

夫然後歸而反求諸身始覺奇偶動靜陰陽不在畫而在我乾之健者我自健也坤之順者我自順也坎陷艮止震動巽入離麗兌悅悉自性顯現聖人不過模寫此性使後人深思而自得耳後之聖人始從而卦之象之象之辭之皆後天語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後天去先天已遠而世有探古聖人之蘊又從後天言辭下上使其去周孔時又遠伏羲之精蘊日之所幸天之明命人人具足反求諸身揖伏羲

几席間是諸使君新學望諸生之德意也古聖人精蘊
已明出而治天下國家將無所不辦諸生勉乎哉觀察
攬轡滇南以一身全闔省生靈今通國士女尸而祝之
口碑具在茲復為羣人士覃敷文教如營家舍此國之
純臣世之真儒也部使侍御諸公力襄其成絃聲四沸
要荒鄒魯異日必有歌文或為憲章以昭德意是役也
提督則知府某效勞於下某某例得并書

景東府新遷儒學記

尹子學孔匹馬為貴州幕時余方坐戍往還甚決折簡
尹子曰子無司稅無眎篆善事上官無以夷方故有厭
心尹子具如旨官聲大振三年上用御史疏尹從事賢
升景東別駕余時方召入為給事中復屬尹子曰六詔
夙稱雄藩五馬亦從大夫願無自滿尹子至益用淬勵
既已度田得民和乃周遊黉序覩舊制弊陋旁皇咨嗟
曰余雖不類業荷上命有帥師之寄邦人文無論不得
企中州萬一即且出滇諸郡下百步之內必有芳妍吾

敢以不敏辱多士乃為諸士擇師訓誨又躬自相視得
偃武亭隙地一區坦夷周曠襟山抱流遂捐俸修啓聖
祠土守陶淞指揮陶仁馮欽詔鄉縉紳及諸生皆聞而
嘆曰此故盛典而辱使君使君俸入幾何遂庀材鳩工
殿門齋閣初建一新學成尹子升王官去諸士子有泣
送數千里者尹子歸道文江執幣告曰小子官雖浮於
資職事實不浮於官余利東土者惟度田興學二事最
久遠度田業有紀惟先生一言為我記學政使遐方士

有所興慕焉余聞夫子欲居九夷而以何陋答或人之
疑說者謂君子所居則化余竊謂九夷不同者地也無
王國無四裔皆同者此真性也同此父子同此慈愛同
此夫婦同此和睦同此兄弟同此友于未見與中國異
也若欲以文明之習化之是璞而琢之絲而染之擢其
性也夫賁豈不稱至文哉夫子繫賁曰白賁無咎聖人
之心槩可想見矣景東古柘南地純白有賁之餘意完
爾璞無務而斲之全爾素無務而染之庶幾哉無負尹

子作新至意彼蒙樂瀾滄聳峙淳涵諸士沐浴日月泳
涵聖澤已久亦有悟聖人何陋之旨乎悟則見孔於卓
予所深願也夫蜀僻在蠶叢自文翁過化鬱為名區尹
子志不減文翁不知景人有庶幾蜀士應運而興者乎
必有記斯典無涯余言特為之前驅云

許州新修儒學記

許之稱名職方氏者自春秋時然哉漢有事茲土以功
名顯著者曰長公次公則稱循吏矣宋則司馬先生及

吾家忠公是皆明德大儒不規規以吏事名者我朝則
有文莊邵公邵公以宿學名儒出典方州所擘畫不為
一世計澤皆可垂久遠碑李長沙記中今數十年而又
有鄭大夫公臨大夫文莊里人諸美政一一如文莊故
事朔日坐諸生明倫堂商畧執文引之於道間集諸縉
紳問桑麻訂道術大不落時趣其志遠矣一日觀學舍
殿堂齋廡不治且久遂捐俸斥所自理贖羨以義民某
等董其事自甲寅春正月鳩工至三月告成財出於公

役不繁民稱煥然矣大夫未臨州先有學正蘇君州俊
常以學與諸士人會而吾門人蕭鳴鳳梁克勤佐之茲
三君覩大夫嘉志於學也益不勝感奮以大夫德意不
可誼也率諸生安業盧觀禮盧成德王民化等持幣走
使求記予惟世非無嘉意學政者然其志大半為諸生
青紫計此自父兄子弟所爭趨不暇無待於人大夫自
少志大人學蓋欲推所自得者以迪諸生俾履茲地興
羹牆之思耳善言夫子莫如子貢以夫子道譬之宮牆

謂不得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今諸生濟濟
鏘鏘由門而入祭禮射讀之儀講誦歌舞之容一俛思
間果得門入耶所謂美與富何物耶又曰性與天道不
可得聞豈性與天道即所謂美與富者耶性天而離文
章則為虛幻文章而外性天則為粗跡隱即顯顯即微
此子貢悟後語欲使學者默識而自得之非終不可得
而聞也聖門善學夫子者惟一顏子曰卓爾曰末由不可
尚已繼顏氏者惟孟子以不慮而知為良知不學而能

為良能是皆挾千聖之統緒以俟千百世不惑者天祚
有宋河洛程夫子起予最佩服識仁一書直入聖域曰識
得此體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夫以防檢而存必以不防
檢而亡以窮索而得必以不窮索而失發聖人之蘊者
伯子也諸生由伯子所謂識仁者一究心焉始知美富
非外爍我也天之與我者本自具足焉始得其門羹牆
見聖不然日泳游其中去吾夫子何啻千里此非大夫
公所望諸人士德意耶多士勉之常思爾鄉仲弓潛身

穎中能動天象能感瑞應能化盜賊此必有精修密行
為之感格流貫不然盛服先生所不能得者而仲弓爾
爾或者又謂其不聞道嗟乎不聞道如是聞道者又何如予
敢謂之末學哉上廣厲學宮墾書時時下顧三十年前
奉行德意者失之刻至士人不敢叩首信眉兢兢救過
不暇近者亦失之大寬學使數年不一臨至有不尊軌
訓而泛駕者說者曰謹庠序之教大寬則廢予謂謹者
非以法整齊之必有深入其心使之漸漬其中不自覺

者此救世之善物也大夫與諸學博圖之大夫名某某
無錫人庚戌進士學博蘇州俊起家孝廉山西曲沃人
蕭鳴鳳江西龍泉人梁克勤山西武鄉人俱恩貢敬系
之銘曰

新澤宮 繼往聖 前有邵 後有鄭 集鴻雁 民
攸定 薪禎廣 身所令 帝鑒茲 需嘉命 碑崑
我 標美盛 告千禩 式仁政

新淦縣重修儒學記

新淦與吉州俱屬湖西而其邑羣峰卓詭川光明媚君子勤禮惇信義小人淳龐蓋亦名邦也予嘗登其金川館與諸士游問淦之義諸言人人殊或曰茲地故有紫淦山又相傳為仙人煉丹而沙有金色遂名然皆不可考詰學故在邑城左其原自中阜山迤邐而為東山又蜿蜒而為學宮前峰鬱鬱青青秀色可餐形家謂邑故勝而學猶勝顧學自修於宣德間將作不供頽敗日甚有司者輒相向嘍噉若無可如何會番禺曾公以名進

士來令茲土公故慈祥政惇大體民安士誦日晉諸生
訓之觀其狀乃呼諸生曰行之不修二三子責學之不
治有司者治之遂奏記當道當道報可乃捐俸及贖鍰
數百緡一不以煩民若門若堂若殿閣齋舍廢者興敗
者飾煥然維新諸民驚而告曰吾儕小人子弟肄業其
中成茲鉅工民若罔聞知不義而諸士議於校者曰
吾師成我所不齋心負師教者如日於是教諭鄧子宗
故與子同戚里遣門人某以告鄒子為記鄒子曰侯可

謂端政本矣夫今有司多傳舍其邑惟期會簿書是急得旦夕釋去為幸侯新乃學既厥心力為永遠計此非有志興古人之學者未易能也古人之學詳在大學在明明德一語天下有一人不明其德引為已責阿衡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故惟欲以斯道覺斯民阿衡之覺即大學之所謂明夫明匪於明德之外別有增益也即從其日用所由者而覺之耳古之為教籩豆簠簋之有儀鄉射飲酒之有度周旋折旋之有則非故繁為器數正

欲使士由之而悟其所不可使知者夫不可使知惟民
則然非所望於士者迨今惟訓詁制義是急俗學業已
蔽錮而既登仕籍輒為名場羈絆心目不開一聞是語
輒迂而譏笑之由之不知甘與凡民同科夫士而無志
天下國家則已有志天下國家者不知大人之學是欲
適北而南轅也必無幸矣大人之學人人咸備物物各
足譬之景日麗天蔀屋畢照反身而誠明德自在顧不
知從事者溺於習俗不肯以身為世鵠而知從事者又

柴於意識以見與世閔夫與世閔也而又安能與世有
濟也大人者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不知人之我我之人
通天下國家為一身夫是之謂明明德是謂聖學之極
侯為爾多士願者意在斯乎侯為陳公甫先生里人又
為予友楊少宰貞復同志提躬清真篤實興利剔蠹可
與名令伯仲諸懿行未叙茲特記學政云鄧君惓惓
不忘侯美又不以予腐言為無當欲討而訓多士此其
意皆非今人所能及也訓導某某皆襄厥成事例得並書

重修袁州府儒學記

予昔過袁觀其山川秀鬱澤宮宏遠入其堂一讀盱江
記竊嘆曰譚澤宮者率艷稱盱江一記未至其宮若神
遊其庭焉此地後先彪炳未必非盱江一擊之力入我
明來凡幾修矣而以年久殿堂齋廡頽圯日甚諸生某
等上狀太守汪公公慨然曰是吾責也復上狀當道諸
使君而捐所自贖鍰計百有餘緡於是頽者起舊者新
學宮煥然學博林子若企偕諸生某等將汪使君命謁

記於鄒子鄒子惟盱江一文即善為辭者亦多披靡矧元某腐儒其何能為役惟是憶盱江昔所諷諭多士以治與亂衡言欲諸生值亂而死忠死孝陳誼非不甚高或有所激云然予竊謂良師帥訓子弟也如姆母愛其女然姆母訓其子也居嘗限以重關飾以佩玉即寢則絺結其身既字於人惟告之曰無違夫子及采繁采蘋諸事而已必未嘗教以截髮割鼻斬指之事蓋父母愛其子也道其常常者天地之常經也萬一事窮時危蓋

出於情之所不容已而勢之莫可如何雖秉大義者時
揚推一二以厲世磨鈍然亦非貞軌彰教者所忍言也
故上古曰校曰序曰庠總歸於明倫倫有五君子惟道
其常以故歌咏有章進退有度陶鎔有方藩籬絪結何
周以密皆所以興其志意束其筋骨銘其躁心歸於中
和內而修身繕性由家而鄉而國而天下斯學之實也
夫以節自見歷世而不覩一焉顧近世之所以為學者
平日視澤宮為贅麗足終年不一至號穎敏者多拮据

以博青紫既得青紫眎前語如芻狗不知生平所期許者謂何間有知吾之所業者徒為利祿計視古人明德親民之旨未萬分之一欲竊有志焉則又從而姍笑之而古人之學日荒袁代有聞人無華麗以蕩心娛志其之於道也直反掌耳學而聞道則不虛生不虛生必不虛死臨難而不可奪乃餘事耳多士勗之哉刺史

關

廬陵縣學新建文塔記

廬陵多士卜舊學吉岡卿劉公謀之先令漳浦胡公復之而今建寧陳公至又相其成業有記三公又以學左為下流宜樹之鎮乃為塔金幾千緡民岡聞知皆二令公拮据贖鏹羨金及觀察寧波丁公太守雲臺張公司理毛公佐之而岡卿心孳孳為一國計俱良苦矣塔成強記鄒子鄒子未習青烏家然窺其術於學有可取譬焉曰龍龍者隆也若隱若約或見或伏突然而一脈貫通始可議基吾儒自千聖至今一脈相傳流行者何異

是曰堂必蔓衍寬平四山環抱而後可言止吾儒學聚
問辨寬居仁行括以知止一言何異是曰下流宜高即
豎塔意旨吾儒之障顏波柱中流千萬人吾往者何異
是斯義也易備言之矣聖人作易俯以察於地理曰觀
地之宜即乾緼可繹思焉乾六龍潛見飛躍惕亢歸於
羣龍無首羣龍無首變化無餘矣又曰時乘六龍御天
又曰首出庶物蓋惟首出而後庶物盡出其下庶物出
其下而後能乘六龍御天不然者以眇眇之躬當庶物

交攻其孰能不波波斯流流斯蕩蕩斯罔制今之士不蕩而首出者幾人繡其槃悅諭諭訛訛惟懼不諧俗韻則孤立之難既得志華涂在前吏議在後毀觚利方以逢世資則不變塞之難間有一二慕古道者聲聞意識遞相纏縛則獨往之難聖人之於民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可生可死可貧可賤可夷狄患難不以死生榮辱毀譽動念而後可言首出茲或二侯及冏卿望一國人士意乎蓋嘗思堂堂有宋三百年文物禮樂天下匪我

信國回天浴日三百年養士及諸儒幾冠博帶居嘗譚
說者成卮詞矣又嘗思使濂洛諸君子丁其季當何處
豈亦效今儒曰聖人無死地竊明哲保身義鼠服鳥竄
偷生幸免者為知殺身成仁者為矯激為沽名為不通
性命乎此其說蕩而為禍猶非淺鮮故性命一也首出
者是謂御天若信國是已嗚呼多士不信予言請觀今
學左屹屹昂昂壁立萬仞干霄拂雲不屈不撓亘千百
年不變者何物乎故曰可以喻學侯與罔卿公不以為

狂言請碑於塔之陰丁公名繼嗣浙江人癸未進士張
公名鳴鶚杭州人己丑進士毛公名堪蘇州人戊戌進
士胡公名廷宴漳浦人乙未進士陳公名圭建寧人戊
戌進士周卿劉公名日升邑人庚辰進士

臨湘縣新修櫺星門記

臨湘學門重新蓋邑令文君尚賓經紀其事觀察某公
醵金佐之成者令君走使數千里屬元某為記予惟令
君敦龐篤實津津嚮道所以詔邑人士者必詳予可無

言啻其意良厚予不能無言予惟聖人之道有室有堂
有門室言奧有精微之義堂言中有高明之象而門則
有從入之義勇如子路聞善必行夫子但許之升堂而
以所立卓爾之顏子猶云未達一間則室概可想見矣
知足以知聖人之子貢曰得門者或寡故不覩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然不指美與富者何物它曰但曰文章可
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豈所謂美與富者即文
章而不可得聞者即不得其門者耶夫子貢得聖人為

依歸猶致外望之嘆予儕去聖人數千百年徒於典籍宮
牆間見聖亦未矣其必有憬然而興思者顏賜後願學
孔子者惟一孟子其言曰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元某
謂善發聖人之蘊者惟孟子予欲一言以復令君子不
可得而言非不欲言不容言也諸君覩斯門一闔一闢
進之而堂又進之而室回思孰啓之而孰由之可使由
之亦可使知之歟有知之者見吾夫子羹牆間矣

泰和縣重修明倫堂記

西昌故吉儒邑無論文獻甲海以內即明德巨儒代不乏人豈非巍然名區哉學故有堂舊額曰明德文信國手澤存焉後更為明倫堂久圯弗治會司李寧波劉公來署邑篆徘徊堂序嘆曰是惡足居多士所得贖金悉出鳩工更為新計明年寧國張侯覲歸復嘆曰此固司牧事而屢使君猷念惡用令為又復斥贖金佐之先後約費五百餘金未幾刺史杭州張公至復捐半年俸以助帑不由公役不煩民蓋迄五月而告成事諸博士及

諸青衿走吉水謁記鄒子鄒子曰公與侯德意有目者
見之無俟緩頰顧汲汲新斯堂者其義可繹思焉書曰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
哉曰典與禮惇與庸與生俱生非外爍我也明倫者明
德在身我固有之也明庶物察人倫至舜極矣軻氏曰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夫順性而動由仁義行者也作而
致其情行仁義者也明倫者明所謂順性而行者耳蓋
夫子嘗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知即明也然聖人不以

其不可使知遂已也黨庠術序教之有地司徒宗伯教之有人勞來匡直輔翼教之有方禮履之樂和之刑成之其義歸於使人自得而已蓋善教者如春風披拂物不知其然而然然後足以使人繼其志而矯其偏夫聖人豈故好為是不自逸哉聖人為子孝矣天下人有一未能孝聖人曰是予不孝也乎況人性本自孝也聖人為臣忠矣天下人有一不忠聖人曰是予不忠也乎矧人性本自忠也聖人為弟恭交友信矣天下人有一不恭

不信曰是予不恭不信也乎矧人性本自恭與信也衆人以己為身而聖人以萬物為身衆人以一腔為心而聖人以天下為心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倫性也聖人知性者也有一人之不協於極皆性之餘歟也有世道之責者夫獨能已於憂乎嗟乎是道也天地以之位日月以之明江河以之流星辰以之麗鬼神以之幽而其義本庸庸常也又經也上自天子以及庶人內自中國以及蠻貊率未能有越是道者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心

衆人由之為道聖人修之為教皆是物也予獨怪夫聖人之教庸德是程大經是經而世之學者往往跳於經常之外遊情溟濤脫畧名教自以為逃世網解天弢知者謂之亂常謂之拂經夫拂經亂常者是曰邪慝聖教所不容而德之賊也茲公與侯之所憂而新斯堂之義也或曰愛親敬兄蓋自孩提之知已然果可為明倫乎鄒子曰赤子之心真性也長而因物有遷矣蓋不與物遷者聖人之盡性也緣情起識者衆人之罔覺也今而

有明所謂不因物有遷者乎予所願學焉元標幼而肄業斯堂長媿未踐厥旨敬本父師生平之習傳者以復博士諸生之命而司李公與侯之屬望諸士人或有當萬一云爾是役也董其事者邑楚府紀善郭君尚璿淮府教授曾君文光思院副使陳學聰縣尉馮尚卿巡司郭天仁而相其成者學諭應君某文君某桂君某諸生康敏劉純臣劉若庚胡坤蕭景紹歐陽一舉劉公名某浙江寧波人張公名某涇縣人俱壬辰進士諸德政別

紀茲特載學政云

清江公署新刻六經正義記

聖人盡性者也六經聖人盡性之書也性有體用體微而用顯微則動靜往來之神未易以研幾顯則萬事萬物之理未易以成務聖人通神明之德成天下之亹亹得之心宣之口筆之書後世述之為經經常道也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由之為道修之為教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愛曰仁宜曰義履曰禮知曰知

欽定四庫全書

願學集
卷五上

五

信曰信皆是物也如日月麗天無所不照如江河行地無所不流煥乎備矣聖真既遠後儒輩出不得聖人之心各以其意測聖人之言而聖人之道益晦山東民部宋某氏篤志正學曾訂學子鄉李子某李子告之曰聖人之道至平至易至簡為注疏所晦惟刻六經正文誦之其義自見今縉紳崇信異學至委吾道草莽反經謂何宋君感其言敦請金陵同志李子某考訂精覈遂捐俸付剞劂流傳海宇學者朝夕於斯始知聖人之言至平

也無務以險測之至易也無務以難阻之至淺也無務

以深求之超然自得書言象意之表凡父兄所不能詔

師友所不能授者豁然貫通如氷之融無復窒礙之患

矣宋君將代事去板留公署懼久而佚致書同子友馮

子某問記鄒子俾後人無忘茲意鄒子赧然者久之六

經炳若丹青予言又安能為後人地況世有勒金石名

琬琰者久且與草木漸滅殆盡竹簡非有加於金石琬

琰而欲長存難矣凡天地間有形有象物也物則有成

欽定四庫全書

願學集
卷五上

五

有壞無形無象性也性則無生無滅貫六經流行萬古惟此性爾吾黨欲六經常明乎惟自明其性常存不息而已聞先正云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夫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吾儉而視儉而聽儉而言動思慮孰為之哉即易之變化也書言政事詩詠歌三禮之敬春秋之褒貶其義雖宏演奧深然友於兄弟是亦為政思而無邪可概三百吾心之肅即為禮吾心之是非即為春秋所謂具有全經者非耶故曰夫婦愚不肖可與

知與能者性也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不知不能者性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學者以經脉六經開卷茫然以身脉六經萬理咸備凡鼓如雷霆潤如風雨代明如日月錯行如四時鳶飛魚躍花卉瓦礫皆六經也皆我也顧人日用不知耳日用不知經未嘗亡予獨怪寥寥數千餘載一襍於註疏再奪於制義中有欲尋墜緒於萬一者則又橫之以意見夫道為公道學為公學執一意見以概道是何異從戶牖而窺二曜之明執盆甕而欲

汲江河之深哉軻氏惡執一害道此又讀六經者所當知也宋君當舟車輻輳錢穀冗沓間加意正學其趨操誠遠生平師友切劘者愚言有當於心否乎宋君名某山東鎮海衛人己丑進士

仁文書院記

縣庠水流而東滙為鑑湖汪洋停蓄左有地隆然高阜相傳為鹽倉嶺續名東義倉徙入官剏文江書院萬厯庚辰江陵盡毀天下書院市地歸民間海寧陳侯令

茲邑謂余居湫隘以俸易而歸余癸未余濫塵省垣以復書院請上報曰可余折簡歸其地於侯已侯陞比部去蘭溪石樓徐侯至余申之曰此故辱名禮讓之場荆莽蒙翳久矣開茲堂奧以待來學其侯今日事乎幸無讓侯乃筮日庀材鳩工以義官婁世潔董其事為屋三層繚以周垣翼以重廊視昔倍加壯麗名曰仁文書院謂吾邑仁峯萃聿文水滌迴館介其間又取曾子輔仁會友之旨令多士知所取裁侯甚盛美余謹握管為之

記記曰粵稽上古學校庠序上無異教下無異學樵釣屠販即人而道在即地而學寓書院古未有也有宋諸大儒出闡明聖緒如白鹿鷺湖石鼓嶽麓皆其過化名區後踵其跡者書院遂遍域中亦倣黨庠塾序餘意輔學政之所未逮云蓋學政廢弛士師之所督責父兄之所期盼子弟之所傳頌惟佔畢是習稍一譚正學羣相訐譁以為是不利進取至書院非齊明盛服不臨非仁義不譚泳斯游斯有不赧然內媿勃然神悚回心嚮道

者非夫也夫學難言矣夫子以正學為七十子依歸得
其宗者莫如顏子觀其問仁曰克己復禮為仁其自叙
曰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曰言仁則未嘗及文曰博
文則未嘗及仁茲得無岐而二之乎雖然夫子所謂仁
者非枯槁寂滅之謂義禮知信皆仁也宇宙之至文在
焉所謂文者非泛濫詞章之謂視聽言動皆文也吾心
之至仁生焉仁也者即性也禮也文之樞紐也三代而
下善學顏子者莫如程伯子曰學者先須識仁又曰不

須防檢不須窮索存得便合有得而世之識仁者以窮索為妙悟以防檢為戒慎而仁逾遠嗟乎非神明默識之君子仁未易言矣漢高祖圍魯魯諸儒講誦絃歌不輟故曰齊魯文學自其天性余吉彬彬海內稱為鄒魯往學禁方熾獨余吉不少變仁為己任繼往開來吾於諸君子有厚望焉元標進未得行斯學於朝退願得行斯道於塾俾鄉子弟孝友忠信雖雖翼翼庶上不負聖天子明盛之世下不負良有司振作之美余睽睽欲開

斯地之意庶幾其不孤也歟

崇儒書院記

撫州海內名郡也其先多明德大儒如王荆國曾文定
陸文安伯仲吳草廬康齋諸先生者醇學粹行斯文弋
宗遐荒遠裔且私淑而俎豆之矧其鄉乎先是明水陳
公以學為郡人士倡曾祀象山二吳於臨汝已盱江近
溪羅公至每會講禪剎月餘別去諸縉紳繼峯舒公愚
所陳公敞默曾公若士湯公後先議曰吾撫在宋黃勉

齋氏初有南湖書院以開來學是時人材彬彬家有絃誦今吾等寄跡招提謂先訓何屢圖恢復而議弗克就頃侍御督學懷魯周公歸讀禮暇時集諸耆碩究心名理學博李公惟本布衣周子某徐子吉甫告於公曰昔人謂工必有肆書院吾儒之肆也南湖淤塞不可復矣臨汝稍遠東城闔下橋禪林方圯其東隅隙地背峴臺而面青雲靈谷汝水金堤百雉回環左右几席間跡左隅而宮之庶幾復還有宋遺風乎周公乃告邑明府吳

公吳公曰予以不穀牧茲土常懼無以化誨諸人士聞
幽迪後吾責也遂與周公捐金為倡周公復首捐田以
助來學郡刺史張公司理程公力贊其成暨縉紳諸生
咸樂從事聚材鳩工興役於七月其規制臨孔道為門
門東折而南為大門直甬道而上為堂後為祠甬道東
西為號舍悉南向左為閣為橋江水如帶帆檣下上面
北為亭為圃池塘掩映竹樹蔽虧頓還南湖偉觀顏曰
崇儒書院夫以廿餘年不克就者不三月告成則吳公

與學使之所感人者深也諸公將涓吉祀諸先生於堂
徐子吉甫持明府吳公侍御周公書及學博李公所志
書院顛末走吉水謁鄒子元標為記元標懷古有志目
長足短方執筆徘徊間偶宿禪龕松風謾謾明月在天
忽夢肅刺迎一儒冠者面古眉龐曰吳康齋先生子請
曰伊周事業先生能否先生曰老矣惟啓沃主德尚能
効力一二心喜而覺曰予方有事崇儒之委末就神交
名儒豈無意乎謹為之記記曰夫道一而已矣無聖無

儒語體也有聖有儒語造也孟軻氏曰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曰終條理則必有所以始者曰不可知則必有善信美大為之基者非聖學之正宗歟夫子詔子夏為儒提衡君子小人二語儒本為君子而復有小人屢出其間何哉聖道如天天體圓圓則不可端倪儒學如地地體方方則不無廉隅蓋常論儒至有宋盛矣其弊至摸倣形跡之似鹵莽自得之義象山氏出直指本心不假修證足醒俗學之支離聖學至象

山明矣其弊至以情識為性而放蕩禮法之場康齋氏
出嚴毅方正師道自任足挽末俗之頽波迺世儒之宗
聖者一曰吾心明矣跡涉有為皆足以障性而礙道一
曰吾行敦矣語涉心性未免逃儒而入佛則意之過也脉
二先生之教何如哉二先生者撫產也其知則圓其行則
方翊先聖而開來學功灼灼如是生其鄉不知其教可
乎雖然聖其的也儒又希聖之梯也予讀禮至儒行篇
其懿美未更僕數然曰自立曰特立曰獨立曰剛毅有

執聖人語自立特立不一而足命儒之意槩可想見他
日又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象易之恒曰君子以立不
易方則立誠儒者居身之珍也夫所謂立者戴仁而行
抱義而處非禮弗履可貧可賤可生可死而不可辱六
七先生者其於聖體所見或全或微雖不能盡同然居
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淫不移不屈則一而已聖人者
與乾坤而合德諸先生得易之恒者也恒其德洵足信
今而傳後苟不恒其德惡足以共學而適道登斯堂者

願勉旃哉知欲圓而崇效天行欲方而卑法地若儒行
闕畧藉口聖真徹藩籬而毀廡隅無論不足以入聖而
害政害事良非淺鮮亦非諸君子重道崇儒之旨矣或
曰三陸孝友二吳篤實南豐有功六經粹然無疵獨荆
國史有遺議何耶鄒子曰荆公儒而無欲者也拜相之
日矢寒山以自老罷相之後托顏垣以終身徬徨塵垢
之外逍遙無為之業斯其人可得而磷淄耶當時為諸
人攻者惟新法耳新法之行荆國固失之驟新法之罷

君實亦失之激急於罷者若以為興政不可一日有而
今一一以為良法公固儒而有為者也身未執政天下
譽之不加信及既執政天下毀之不加阻彼其心視毀
譽如浮靄之往來太虛公又儒而自信者也六先生享
有令譽如無瑕之玉公犯衆怒羣猜如百煉之金其趣
搃何後先殊焉且麟經絕響是非無憑久矣九原有作
執鞭吾所忻願焉子於公又奚疑鄉縉紳樂相厥成者
則瑞泉伍公龍津陳公谷南高公春江劉公養和謝公

文臺吳公望坪祝公念庭周公念初聶公繼疎吳公諸
生某等子昔侍諸君子同官於朝今復同棲於野諸君
子慨然先哲示我周行可謂一世盛事子迂儒也於諸
先生學術徒啜其糟粕亡能有所發明謹為述其崖略
如此憶昔登太華望金臨諸峯龍躍霄漢允矣仁賢都
會於他日當齋心而來跬武法席馨欬德音增所未聞
諸先生許我乎是為記

匡山陽明先生書院記

葛使君屹瞻以邃學名儒由儀郎起拜潯陽觀察提飭
綱紀吏民嚮風顧使君所殫精者在千古正學欲以此
自迪迪人一日由會城歸式道州祠徘徊庭堦思元公
在宋為開鑰大儒而我明文成學紹元公且昔擒逆獻
俘率諸士勒石紀勲遺響猶振林木茲地不得一薦明
德景行謂何於是從潯陽南薰門下地得輿壇者名曰
小匡山為堂三中祀先生左曰講堂右曰習堂翼以號
舍中為甬道前為門二臺以眺遠亭以昭曠五老羣峯

爭逞奇於几筵間者目不暇接費不繁民役不踰時煥然一吾道壇坫矣工始於壬子秋落成於癸丑夏諸生肄業其中有晉而問新建學術事功優劣及太極良知孰為同異使君所以剖晰其原於一者纔纔甚具復念鄒子腐儒伏首蓬蒿久於先生旨或有所測窺走使受簡為記予竊惟使君功在斯道千秋自有歌謠者茲役無足以盡使君而先生教行海宇豫章人家戶戶祝亦不以茲祠為重輕使君意蓋曰豫章祖述先生學者十

而九茲地豈無聞知者在祀而思思而感發興起彬彬
有聞亦吾道之休使君心也嗟乎學從則效影響入者
非真性也男兒七尺墮地天與真性炯炯不昧無凡無
聖無古無今百姓既不知而仁知者又失之過總由不
識自性不識自性由無真志無真志則真性不顯真性
既顯孰聖孰賢孰愚孰不肖凡所謂良知一脈直追元
公立躋聖域者不可言喻矣此又使君心也或曰上往
年從祀人於新建學唯唯否否何耶予曰此難口舌爭

也先生學從剗心槁形中來不以知知不以識識易曰
乾知大始曰乾純乎天則不藉人力坤猶二之矣迺世
膚儒未覩全潮徒向孤州野岸以一波一流謂可以盡
全潮之大有是理乎或又曰新安學在格物窮理先生
學似與之異何耶予曰晦翁所云窮至事物之理豈以
一身遺事物外而不之省究意蓋曰直達天德上知有
幾姑假筏以為人度夫以言識見解入者皆筏也其由
筏而能舍筏與否以俟知者此晦翁意也二先生寧有

異乎謹以復使君倘以為然請勒之碑陰與同志共揚
推馬憶予丙戌年謁道州祠池蓮青青宛坐太極圖中
時賦詩有乾坤負荷者誰子獨立庭階有所思之句今
雖老何年一俎豆匡山有聞使君教而毅然負荷二先
生之統者乎則使君之志不孤矣地不百里魏祠相望
諸人士何幸親逢其盛必有賦薪樵荅使君者願有聞
焉使君名寅亮字

闕

別號屺瞻浙江錢塘人辛丑進士

鄭溪書院記

今有人焉啼飢必與之食一不得食則斃有人焉號寒必與之衣一不得衣則仆此人人所易知也倘有人語之曰人不聞道不知學必有甚於飢寒者爾知之乎則人之應之也唯唯否否惟真知學寧可飢寒而死不可不聞道而生聞道即一日千古一息萬年不聞道即百歲亦與草木漸滅殆盡故曰逸居無教近於禽獸今人之異於禽獸止此幾希此幾希之性與天地並垂與日月並耀四時並序鬼神並吉凶上之為聖人次之為賢為

君子又次之為一鄉善士皆此物也人知吾里賢哲彬彬即一命士出而有為孰知得於學者深哉先是永新少原余侯倡明新會於永川諸在座者曰寧與永新兄弟之國冠帶之盟惜不得與其間衆僉謂其邑人物淳龐山川卓詭必有明德君子應時起者乃不久而今侍御紫海龍公起公稟質清淑操行醇粹自為令以至巡方皆以其學與士民相為煦沫金華西秦橫渠六君子之里士民之聞學也耳根既深未易感動咸服公無間

言公之學可知已會公報命還朝乞歸日與里父老子弟游察其樸而易入也與之語學諸父老子弟聽公教指相率捐金助公初譚學館於鄭溪之墅萬山萃筆一水滌回雅稱盛地明府某力襄其成申聞當道以為盛事咸報可又率其子弟屬予記予謂譚學於素所習聞之地人非溺於意念則柴於見聞其入也常難談學於鄭溪無意念見聞措其天真其入也常易男兒戴天履地天聰天明眩而存焉為仁由已於已取之而已先儒

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己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諸君勉哉真知不聞道有甚於飢寒者在必聞道而後為不虛生非愧恥則志不奮非默識則神不潛非困心衡慮則入不深學如大明處惇惇俗出為蓋臣入其鄉者如遊化國侍御之開來明德千萬世與金華西秦橫渠六君子流風愈久愈新徵侍御之學出與處皆一致矣

重新嶽麓書院

司理陳君某署郡篆且期年士誦民悅政餘思嶽麓先

賢過化地諸名公時式臨焉柰何任其頽圯而不治恐無以繼先志開來學乃捐俸及自理贖金庀材鳩工於是祠宇前後廟堂齋舍煥然一新君思此役重恐將來者委德意於草莽走使求鄒子為記予憶庚辰辛巳間江陵在事有詔盡毀天下書院諸凡先聖賢遺像捆而投於江者盛服先生頓颺言曰禍及斯道吾道非耶予語之曰子憂道之廢耶夫道先天地而不老後天地而獨存者凡覆載雨露日月星辰人物禮儀威儀周旋進退

皆道也窮鄉委巷邊鄙甌脫無一息不與道游豈以一
祠宇為興廢重輕有所待而興必無所待而廢豈道之
謂歟先生曰子之言道固爾爾然人之於道仁者見曰
仁知者見曰知百姓則日用不知聖賢不忍其陷於不
知也故多方以誘誨提撕之凡可以使之景從而觸其
真心者將無不致其情如觀人之饑溺必思引而出之
安全之地然後其覺世之心始遂不然天生聖賢也
視斯世一無足以動其心而上天生之之意孤矣予拜

而服其言會予癸未起家備官掖垣奏言舊毀天下書院傷道化蔑名教非所以維風淑世上報可而獄麓則首報可中予歸田且廿餘年常思率二三子徘徊茲地尋朱張二先生遺跡于遠訓畧一振起焉而又以世多畏途無由親覩其盛為歎而不知其傾頽若是倘非陳君有千古之志即明詔許復竟與昔時境象何殊焉君父子兄弟世以正學為箕裘其所佩服諸儒者深且篤矣宜是典之重光也可為吾道慶矣予又憶當議復時

予謁大宗伯語曰天下諸名書院如嶽麓白鹿嵩陽睢陽諸勝境今幸一新然所以主張斯文不可無人愚意從近郡邑年輪學博一人典其事而禮各邑有道術者如昔周允升彪德美吳德夫諸君子輩歲挈諸弟子講肄其中春秋凡二祀則斯典可垂之永永不然吾懼莓苔長狐鼠夜嗥也且宋時不有山長例乎大宗伯曰子言良是會宗伯去不果今豈無司教者得尸其事乎予并以系之記末讀予文必有留心世道而不負陳君今

日之舉者元某雖老於茲地猶若夢寐見之冀與諸君子一下上其間振二先生之澤於無涯也是役也主張於上則有觀察某公續至太守某公協力襄成則有二守某公別駕某公皆以斯文為已任者例得並書

正學書院記

靈壁即古虹州予門人鍾叔和氏拜是邑長予折簡曰邑與洙泗伊邇我聖祖龍飛地涵泳聖涯浸灌深厚而俗固質直右儒以子淳衷古行稍一振鐸必有聞風而

興者叔和懔懔不溺於職事上下交孚聲名暢茂稍間
從諸士請捐俸及鍰金闢館羅諸士肄業其中顏曰正
學書院中祀先師左右為號舍諸水滙池巽峰聳峙轉
東南初文昌閣諸士來游來泳若身親洙泗之境而與三
千七十子游於惟盛矣雖然以正學名館得無意乎夫
正者邪之對有正則有邪今天地間何者為邪世儒必
舉而歸之二氏二氏書具在微辭奧旨皆洞抉性命之
精柱下片言夫子猶有取焉我聖祖亦謂其扶翊國運

助流世教非淺眇以邪目二氏則束於教第吾儒中千
谿萬徑有不容不辨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識其真
心既得真心言皆糟粕乃有取陳言而俎豆之若射者
審的然雖億則屢中入海箕沙徒自困憊萬物皆備於
我物豈外乎心豈內乎至一生瘁心格物眎心與物猶
二之也間有懲逐末之弊曰致虛立本曰良知不知所
謂虛者即未發之中即天命之性非人力得而與其間
人力得而與其間室而不靈矣所謂良知者不落知識

不墮生滅不著意念以知是知非求者是生滅根也
嗟嗟正學不明久矣非學不明以意承之者之過也
先民不作吾將疇歸乎昔夫子生周末嘗宗堯舜憲
章文武矣書誦堯舜曰克明峻德詩誦文王曰緝熙
敬止大要以明明德於天下國家為極致天下人有
一人不明其德以為己之德未明也其心切故其責
重一生轍環魯衛曹滕之墟皆此志也予少聞宋儒
有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語未竟其旨研磨之久叨天

之靈始知天地無心以生民之命為心天地心無所
寄故不得不舉而歸之人人非此無以為學非聖學
無以開太平中庸論中和必歸之位育而至誠盡性
必以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為極致然俯仰乾
坤今古幾人近紬繹我聖祖御集不覺手舞足蹈即
我夫子復生舍聖祖孰為祖述孰為憲章乎憶自有
元以來教化廢弛大道晦而弗彰賴我聖祖皇紘再
整日月重新為生民立命即堯舜禹湯當為揖讓仁

孝衛道之訓炳若日星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視諸儒暖暖姝姝守一家自鳴者徑庭矣學者大人之學非一身一人能私道者天下萬世之大道非一世一家能私今諸士生斯萃斯入孝出弟謹言慎行隨其分量所及不忍以一念一事傷天地之和隘吾明德之量實見天壤間惟此道為最大無有對待亦惟此學為最樂無有移易昔人云羹牆見堯即几席見我聖祖何難焉是謂正學殊不負鍾君造士德意予久廢

田畝無所用之生平於此學不敢視為贅疣他日策杖來聽絃歌諸士得無以正學勗我者乎用記以俟落成年月及督工人員別有記

明新書院記

永川余侯嘉與邑人士黽勉明德吉郡諸縉紳先生知學者侯皆禮而致之丁酉春予始獲偕諸長老同盟至是日簪裾雲集歌詠盈野盛矣會罷各充然有得謂昔興文館僻而不便來學請更諸典塏者侯乃以舊黌宮

隙地新闢公館者分其一請於當道當道報曰可顏曰
明新書院侯意蓋曰當茲大明盛際真儒輩出一洗俗
學而我新民獲聞所未聞有不爭自濯磨以耀於光明
者非夫也從茲愈明愈新浸昌浸盛上邇列聖之傳邇
繼劉甘尹顏鄉先達名儒遺風處為純儒良民出為蓋
臣弼士茲吾司牧者屬望爾新人士深意乎侯乃以書
問記鄒子鄒子茫無以應侯屬之堅鄒子非不欲言吉
學之難言久矣譚學寡見眇聞之地則惺然聽久之瞿

然顧化譚學於吉譬之海遊者歸而詫巨海奇觀於江濱之叟叟執其河以為常拒而不信忘其海之大也蓋嘗論先儒誘人入道偶施筏以渡迷津而宋儒曰體認天理致知格物明儒曰主靜曰致良知皆欲人由筏登岸非謂筏即岸也吾吉在宋諸儒無論我明自新建一倡良知傳誦十室而九叩其所謂良知不過曰知是知非而已即有深造者曰胸中炯炯是已今而詰之曰何以明何以新不過曰不昧良知是已嗚呼彼方自以為

是吾謂其非則必與吾角其不入宜也不知知是知非
識而非知也炯炯不昧生而復滅也夫懸象著明孰踰
二曜而萬物新故相因生者生化者化造物之明與新
如是詩人欲形容之不可得但曰於穆不已不已者是
何物乎諸君欲自明自新知所以明與新者又何物耶
吾即欲以口語之倘未語則無聞矣吾即欲以手示之
倘未示則無見矣夫理由色顯是假借也機由人發非
真修也真修者不以有人而你作不以無人而輟不以獨

而隱不以顯而彰有人於此身苦凍凜望火室止足焉
雖寒有濟然所止既去寒凜依然故凡有所假借於外
於人者是望火室而熱非自明與新者也能知萬物皆
我反身而誠身承千古之緒而不墮言識者有其人乎
某且下拜心師之矣姑記以俟知者某生平困衡學無
駐足自知甚晰然生平不敢逐隊良知影譚以昧心并
以昧人聊述崖畧如此諸君豈無俾元標之明且新者
乎侯以學為政即明即新即明身且有之復捐俸

置學田若干另勒碑陰茲特載其大者侯名懋衡字持國婺源人士辰進士

鳳池書院記

予宗兄元忠氏拜增城令過予留都衙齋譚令事曰予嘗閔閔修其職事罔敢徼名釣譽苟利於民即上罔知吾何傷不過棄簪紱歸耳寧損乃公心乎予聞而壯之君令且五六年兩以計過予文江得聞君令狀大都如所自語君最喜談者澤宮造士及書院討多士而訓之

則喜見眉宇乃繪圖而示予曰斯龜峯鋪遺址隙於學
左有年而諸士苦肄業無所予乃捐俸而闢之計所費
數百緡大都蠲羨及醵金而諸上司所助修者十之一
耳中顏曰鳳池書院左為敬修軒右為尚友軒飛甍連
礎巍巍峩峩每邑人士來遊來誦咸各有攸居君之所
以勉邑人士可謂詳且盡矣世之為吏者大都徼上意
以為的其庸者期會簿書最下則與民角利為囊橐計
如君者可謂世之循吏非耶雖然世以作士為名高者

盡教之以媒青紫為後日地而君顏其堂曰作聖曰斯
文千古則所以期諸人士者非詞章誦讀之末青紫溫
飽之圖已也蓋曰邑人士豈無掇巍科躋膺仕其人然無
異草木飄風好音過耳百世之下至有入其里不知其
姓名以是知學固自有真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萬世
之下聞其風猶使之興起是惡可弗學哉功崇惟志緝
熙惟敬君復以崇志敬修名軒宛然示諸生以入聖之要
矣諸士勉之志非激昂之謂也先儒曰今古幾人有志

敬非勉強之謂也先儒曰天地之道敬而已嗟乎志與敬豈世儒以知識情識當者可比論哉弘嘉間以學為海內嚆矢者東越與增城東越曰致良知而增城曰隨處體認天理說者如兩持然不知知之與天理致之與體認同耶異耶夫外天理而為良知知必不良外良知而言天理理屬於人後之學者是皆以意窺二先生之奧者也諸生登斯堂者有能覺天理之緒餘有湛先生其人者出於其間斯不負吾家作士之意而斯地亦與

有榮矣夫元氣之布濩於天壤者何地無賢必有相續
於無艾者予謹拭目以俟矣落成年月及督工人氏別
有紀

同仁書院記

督學劉達可氏吉郡人也其尊人刺史公寓潛遂居潛
自滇歸惟以明道為事捐俸闢館時集同志顏曰同仁
且學且教屢有書文江之濱屬鄒子為記鄒子蓋嘗與
達可同官與鳩氏以學相勗誼不可辭謹為之記曰昔

夫子設教多術矣有言孝者有言性者有言敬者其說不同獨言仁之旨不一而足後世儒者遂以夫子之學惟仁為宗至宋儒輩出曰識仁曰體仁曰求仁皆兢兢遵洙泗遺矩而不敢悖尺寸不知夫子所謂仁者欲人自得其本心耳苟得本心侔六合通萬古千聖之心皆我之心仁不必言不得其心曰識曰體曰求未能以已合彼去仁之旨愈遠達可其旨在斯乎以我之仁同於人是分我所有與之不知人自有也以人之仁同於我

是分人所有以與我不知我固有之也以愛之理為同
仁愛仁之一端也以萬物一體為同仁世借一體之說
而卑論儕俗者不少也然則將何說之歸夫子曰仁者
人也識仁即人人即仁則海以內海以外千百世之上
千百世之下無知愚無賢否無貴賤惡乎同惡乎不同
其說嘗辨於易書矣易之同人曰于野亨利涉大川利
君子貞于野者無然畔援空洞無涯之謂也君子者正
也故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至同人于門于宗于

郊而一曰无咎一曰吝一曰志未得則以其有域也書
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非
知仁者不足語此蓋必如是而後可語同仁之旨登斯
堂者門耶宗耶郊耶作好作惡耶偏耶黨耶反側耶可惕然
思矣楚故有嶽麓石鼓諸院有先賢之遺蹟在焉予蓋
將次第訪之而及同仁謹書膚見勒之碑陰以當請事

願學集卷五上